

沙柳

王德廉散文选

沙柳却与众不同，偏偏远离水源充足之地，生栖于雨水奇缺的荒漠。我常疑惑不解，沙漠之荒大给人以空旷，沙漠之枯黄给人以焦躁，沙漠之单纯给人以寂寥，人类远远躲避沙漠，而沙柳却独芳一躯，扎根于沙漠，站立于沙漠，繁衍于沙漠。想来它的选择定是有缘有故的，倘若不是出于同类的排挤，气愤不已而去，定是厌烦纷杂的池畔河边，刻意寻求一方静谧无邪的乐土；要么是不愿去做其他物类的点缀，索求一个能够表现自我价值的处所；要么便是见义勇为，甘愿去和沙魔作一生顽强的抗争……

● 王德廉著

王德廉散文选

沙柳

鍾明善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Ⅰ

沙柳/王德廉 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ISBN 7-5043-2841-3

I. 沙… II. 王… III. 文学—散文集—当代—中国

IV. I15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3)第0098459号

Z
I267.1
537

沙 柳

书 名	沙 柳
作 者	王德廉
出 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10086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千字
印 张	24.5印张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2841-3/I · 1161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寻静入境（代序）

钟明善

“在繁华的大城市里，清静是难以寻觅的，唯有那远离城市的乡村，尤其是偏远的山村，可以寻得到的”。这是王德廉在他的散文集《大漠行》中《寻静记》一篇的一句最朴实最平易的话。这句话是他三十多年宦海生涯后的反思，是他对多彩人生的体验，同样也是他“寻静入境”学习书法的缘由。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们都是沔河岸边瘦小的傻少年。在咸阳现在的南郊中学同学。他在秋五三班，我上春五三班，晚他半年入学。下课后，他喜欢打康乐球，而且打得很漂亮，我很羡慕他，也常和他一起玩。那时，他清瘦、活泼、得意时喜欢眨眼睛，笑得很得体。1953年初中毕业了，我们又一起上咸阳中学念高中，在五六级，他在二班，我在五班。由于功课忙，又不在一班，这时见面少了，也很少在一起玩。太巧了，1956年高中毕业后，我们又一同考上了陕西师大中文系。大学四年中，他比我成熟多了。由于政治风云变幻，班级调整合并等等，许多同学似乎是恍恍惚惚心有余悸。在这时我最难忘和感念的是当我十七岁被当作有右派言论的分子批判之时和以后，他见我仍然和在中学时一样的表情态度，有暇时还在一起回忆几个初中、高中的老师、同学。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级单位工作，我被在大学、中专、中学、进修学校、文物部门之间调来调去。三十多年来，前十五年我们很少见面。后来，由于他有病所住医院正好在我住家的隔壁，我常去看他，也了解了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波澜、苦衷。当时我劝他离开政界到园林部门工作，坎坷数十年了，我也愿意陪他去和草木为友，但没有说动他的心。后来他到陕北建委工作了，拖着残疾的身体他一头扎到贫困的陕北老区，“跑山沟、跑荒漠”，他和陕北人民一起治河，治沟，种草养羊，栽树建园，办厂，办学……在枣乡，他和佳县人民一起享受丰收的喜悦；在延水关，他发思古之幽情；在榆林，塞上江南榆溪河川的稻香曾使他诗意盎然；定边的土窑洞，也曾使他浮想联翩；安塞的腰鼓、剪纸，农民画也引发这位生长在清泠泠的泮河岸边的关中汉子，在和陕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苦斗中，也在完善着自己，寻找着自己的一片绿洲。他歌颂“清白”、“纯洁”、“公正”、“无私”的雪，他尽力不使自己的心灵扭曲，他宁可做“物质上的穷汉”，也要做“精神上的富翁”。他在找，他在找！

他找到了，在喧嚣的闹市，在浮沉的宦海，在广袤的苍穹，无垠的河海，奇迹般出现的沙漠绿洲之间，他找到了，清新的小诗，诗一样的散文，倾诉着他的心声。正如银笙先生所说，他“跨进了散文的五彩世界”，“烛照世界的各面，传达生活的足音，也剖示自己的心灵，披露自我的人格”。《大漠行》就是他心灵的颤音。

他找到了，在文化艺术的伊甸园中他又恋上了书法这门艺术。这种艺术看来是平易单纯的黑白点线，但它却折射着、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无穷的哲理。它是性灵

的符号，情思的轨迹。德廉迷上书法还是近十年的事。但他是那样执着，那样虔诚，在书圣于右任的书法中找激情，找灵感，找新意，在古代大家的书法中找源头，找传统，找笔墨，在笔情墨趣中找诗意，找境界，找自我。他找到了，他寻找到了自己含蓄、清隽、刚柔的独特的点线，找到自己的书境。我多少次冷静仔细地审视他的书法作品，从技巧上看虽然他还有尚待完善的地方，但他书法所透出的静气、清气、雅气，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们常说书法要有“书卷气”。“书卷气”就是“中和之气”，就是静气、清气、雅气。德廉胸中有诗书，笔下自然有蕴含着“中和为美”的点线了。跟他的字相比，我有时也觉得自己的字太火气。他寻静入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心线”，自己的书法语言。对此，我由衷地为这位老学兄高兴。更希望一贯虚心、谨慎的他在无止境的书法艺术追求中大胆求新，更上一层楼，像写散文一样，创造自己多彩的书法世界。



目 录 >>>

寻静入境（代序）	钟明善/1-3
沙柳	1
沙路	4
沙地	8
椽柳	12
大柳塔	16
大漠行	20
府谷城	24
红碱淖	28
山路	32
安塞城	36
孙家河	40
延安街头小面的	44
灯	47
枣乡行	50
沙湖	53

南国散记	56
新加坡掠影	59
大马见闻	62
泰国印象	66
湾仔小镇	70
兴隆之夜	73
惠州西湖	76
东郊椰林	79
红树林	82
海南之梦	84
三亚散记	89
北海管见	92
红湖散记	94
南丽湖水庄	97
小洞天	100
北仑河	103
石河子	106
火焰山	108
戈壁滩	110
天池	112
葡萄沟	114
新疆杨	116
黄河的归宿	118
长岛琐记	121

武汉漫笔	126
环城公园小记	130
翠华山记	135
瀛湖散记	140
回访甘草坪	145
猫鼠之事	150
花间趣闻	153
霜天怀感	156
雪原怀感	159
花絮小记	161
寻静记	163
芦苇小记	166
忆背馍	169
小榆树	172
小油灯	157
小泡桐	178
ABC大院	182
一个早市的诞生	188
一封来信	191
势利眼	195
脸谱	198
凡人小吃店	201
闲谈搅团	204
夏雨	207

黄莺唱歌的时候·····	209
如此多情的沔河·····	214
沔河今昔·····	217
雪颂·····	221
养花小记·····	224
秋菊·····	226
乡土颂·····	228
风雨中的白杨·····	231
高原春梦·····	233
春潮·····	236
桃花水·····	237
打水仗·····	240
说烟·····	244
说酒·····	250
说愁·····	257
说“说话”·····	260
说毛病·····	266
朋友·····	270
勤人与懒人·····	273
爷爷和孙子·····	277
胖人与瘦人·····	283
男人和女人·····	287
大与小·····	289
官场名人·····	291

书画名人·····	294
读《中国传世书法》·····	298
我与书画·····	302
少立《春归图》赏析·····	309
黄土深情·····	312
石子玉其人其书·····	315
恋书如痴的白宗仁·····	317
泮泮·····	320
镐镐·····	326
中秋月夜·····	333
祭奶父·····	336
呼唤不应的儿子·····	342
秘书·····	348
“王老”·····	354
六十琐记·····	358
浅议退休·····	364
附·····	367

——梅骨品性 玉璞文章



沙 柳

大凡外地人到了榆林，都要登临镇北台的。此台位于榆林城北，是明长城 93 个墩台中最大的一个，巍巍然如山挺拔，穆穆然威震四野。游人热衷登临于它，宿意在三，一则目睹镇北台之雄奇壮观，二则抒发悠悠怀古之情，三则领略塞外壮丽图景。三者并蓄，尤于赏景。那景致不是秀丽苍翠的山峦，也不是清澈绵绵的碧水，更不是五彩缤纷的花卉，而是朴实无华，敦厚无邪的沙柳。

沙柳是大漠的骄子，是塞北的骄傲。哪儿有沙柳存在，哪儿便凝聚着生命；哪儿有沙柳存在，哪儿便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哪儿有沙柳存在，哪儿便绘出斑斑驳驳的彩图。可不是吗，当你站在镇北台的顶端，极目远眺的时候，目之所及，大漠无边，橙黄如缎，在一抹耀眼的光芒里，可见黛绿片片，起起伏伏，仿佛大海里荡漾起无穷的波浪。那波浪给人以朦胧虚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那波浪以汹涌澎湃给人以继往开来的追索，一旦转目俯察，那汹涌的波浪似乎荡然无存，瞬息之间变换出千姿百态的画面，有的如长城，巍峨曲折；有的像军阵，操练有序；有的若翡翠，镶嵌缎面；有的则似珠宝，撒落地面，真是妙趣横生，美不胜收，实为世间罕见。



我每每登临镇北古台，总为天地之博大而激动不已，也总为妙趣之天成而思绪纷纭，然而也总感到未尽情怀，渴望到沙柳丛中，对那神奇奥妙的境况，作一番仔细的探索。每至沙柳丛中，忽然感到人变得十分渺小，仿佛一只小鸟飞入茫茫深林，齐人深的沙柳，重重叠叠，将人包围起来。起初深有欲逃无门，欲去无孔之畏。瞬间，又会感到和蔼可亲。因为，眼前是丛丛沙柳笑盈于面，身后是簇簇沙柳，蜂拥尾随，左顾右盼又是团团沙柳，翩翩起舞，人仿佛受到礼仪般的款待，仿佛步入到一个极其和谐欢乐的国度。那沙柳原无高大耸立的身躯，亦无交错盘结的枝干，全然柔条密集，袅袅娜娜。所有柔条，皆至沙面抽出，自由伸展而去，一丛一丛，若及若离，静则如座座翠雕，动则似滚滚气球。其情其趣，非沙柳与大漠莫属。

沙柳本是柳树同族。柳树是水性植物，哪儿水源充足，哪儿便有柳的繁衍。常见者多是一池碧水，柳枝拂面，或者一湾小溪，垂柳环抱，要么是一条川道，柳荫如烟。总而言之，有水必有柳，有柳定有水，水柳相依，晖晖映映，蕴涵诗的情怀，充盈画的意趣，难怪古今中外，名诗名画，皆由此生。可是，沙柳却与众不同，偏偏远离水源充足之地，生栖于雨水奇缺的荒漠。我常疑惑不解。沙漠之浩大给人以空旷，沙漠之枯黄给人以焦躁，沙漠之单纯给人以寂寥，人类远远躲避沙漠，而沙柳却独芳一躯，根置于沙漠，婷立于沙漠，繁衍于沙漠。想来它的选择定是有缘有故的，倘若不是出于同类的排挤，气愤不已而去，定是厌烦纷杂的池畔河边，刻意寻求一方静谧无邪的乐土；要么是不愿去作其他物类的点缀，索求一个能够表现自我价值的处所；要么便是见义勇为，甘愿去和沙魔作一生顽强的



抗争……这一些只是推测罢了，正确的答案将永远是个难解的谜。不管怎么说，它那不慕安逸，不畏干旱，不怕冷清，不避贫瘠的高尚品质是令人倾倒的。

我是一个崇敬沙柳的人。我崇敬它的生命始终都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你看，当它身着绿装生机勃勃的摇曳于大漠的时候，是它给干旱沉寂的沙漠划定了固定的位置。那功绩是可歌可泣的了。有了它的存在也便有了人类的欢愉，也会有杂花异草的争奇斗艳。然而，它的可敬不仅于此，当人们需要采撷它的时候，一瞬间，它会脱去绿装彩带，毕露出洁白如玉的柔体，经过妙龄女郎的纤纤素手，化作果盘儿、花篮儿之类的物器，去编织人们美好的生活。甚或，当他走完生命的里程的时候，它仍然要为人类做一次最终的奉献，要么顶替木椽，给人们搭起一座座安居乐业的居室；要么燃烧成一团团熊熊的烈焰，给千家万户输送一份温暖；要么代替沙石水泥，铺设起康庄大道，给人以开拓前进的方向。

1994年9月9日



沙 路

走惯平路的人，不知山路之难，更不知沙路之苦。我因工作关系，每年必去沙漠，也必走沙路的。对于沙路，虽然没有沙区人那么熟知其性，却也有不少体味。

过了米脂县城向北，便进入毛乌素沙漠。沙漠极大极大，东西长达 615 公里，南北宽约 24 ~ 126 公里，总面积 1.9 万平方公里。有时，沙丘连绵，鼓鼓膨膨，似无穷无尽的帐篷；有时，辽阔平坦，像无边无沿的地毯。姿态变化多端，气度浩大非凡。无论身临何处，都觉得纯净的黄沙，自然得可爱，纯朴得可亲，悠静得迷人。一旦脱开繁街闹市，投入大漠怀抱，由衷的感到仿佛鸟儿飞出了笼子，重新回到天空，也像鱼儿脱开水盆，复归茫茫大海，自由自在的飞，自由自在的游，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我到榆林，总渴望到大漠里去，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去陶冶心灵的浮沉，去体味人生的洒脱。也喜欢走沙区的路，去体验人生的迂迴、艰涩，去领悟如何开创人生道路，去实现理想的目标。

初来乍到，觉得大漠十分的有趣。茫茫沙漠，一色的泛黄；浩渺的天，湛蓝如洗，一黄一蓝，衬托十分显明。阳光分外的灿烂，空气也格外新鲜，人也十分的和善，一



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存在，一切都是融融洽洽的相处。特别令人新奇的是那沙路，可以任你选择，任你去走，任你造设，任你改变。我每每到了沙漠，只要沙地尚有一丝温热，必是脱去鞋袜，挽起裤腿，赤脚去作一番风野的享受。那沙粒儿微小微小，小得像粉沫，肉眼难辨其状；亦极均匀，均匀得像筛过一般；也极柔润，柔润得像水一样。脚踩下去，沙没脚面，一旦拔离，便留沙窝，如同涉越浅水，但不湿脚，亦无声音。如此走去一遭，双脚竟似水濯般的干净，据说，有脚气病的人，只要在沙漠里走上几趟，病就会全然治愈。

可是，如此风野的在沙漠里走路，那毕竟是出于玩乐罢了。真正有目的去走，却是十分的艰难。艰难有大有小。小的艰难，便是车轮会常常陷入沙窝。有经验的司机，在沙区开车不敢停留；无经验的司机，往往一停再难启动。油门逾大，车轮转速逾快，于是也陷得逾深。车上的人，难免下来推车。汽车脱离了陷坑，人却满身沙尘，眉目分辨不清，彼此互不相识，倘若同行人数少，推不动车，那就更苦了，需费很多时间，四处寻找柴草，或者沙柳枝杆，去铺设路面，然后方可离去。因此，在沙漠地里，常常可以看到时断时续的柴草铺设的路面，那是沙路的标志。大的艰难是迷路。外地人常常迷路，当地人也往往迷路。多发生在去乡去村。因为那儿可以说遍地是路，又遍地无路可寻。你无法确认从哪儿起步是对，哪儿起步是错，哪儿算得捷径，哪儿便是绕路。路无确切的方向，也无准确的尺度。有人告诉你，从这儿再走二十里就到那个村了，走了半天，若要再问，则说再走二三十里



就到了。在那儿走路，说是讲里的，实际上也是不讲里的。若要说不讲里的是大荔县的话，那儿更是不讲里的。因此，常常使人涕笑皆非，心中始终没有个数。我的一位朋友在榆林城区下乡，一日要返回榆林，相距仅40里，早晨日出即发，直到夜半三更，仍在沙漠里打转，突然被一物绊倒，伏身去摸，原是一只南瓜。他先惊后喜，断定此处必有人家，可以找个安身之地。于是，蹲下身去，环顾寻觅，果见远处豆点莹光，即奔而去。未等靠近，惊动狗声狂吠，主人启扉，迎之室内，免去终日迷途之苦。有一次，我们一行数十人，要去定边城近郊一个村庄访问，县上干部谁也说不清去路，那个乡的乡长忙说：“我来带路。”七八辆汽车驶出县城不久，便进茫茫沙漠，一看，脚下的路像蜘蛛网线，又像人体的血脉，彼此牵牵连连，道道模样相似。带路的车往一路去了，随后车上人说，他走错了路，另选一道走去。刹时乱了阵营，你走你的，他走他的，七八辆车竟互不尾随，各奔一道，时而自信飞驰，时而迟疑不前，时而又回归原路。如此东奔奔、西窜窜，仿佛闯入迷宫。一个小时的路程，竟花尽三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终点。当大队人马停车落脚之后，那位带路的乡长还不知在哪里发急。可见当地人也难免迷路之苦。

沙路正是如此的难以辨认，如此的易陷易迷。那是造物主出给人间的难题。它给沙漠降生了人类，却不赐给平坦可寻的路。然而，造物主既然降生人类，同时也降生了智慧。人既要生存下去，便要学会走路。没有路标，以羊粪、禾田作为标记；没有土石，以柴